

永樂大典

卷八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兵

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其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為壘木柵校柵不絕使兵弩鈔聞具塞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遑中亦未可空如是雖從後發也且匈奴不可備焉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贖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解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猶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素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又愚錯傳孝文帝時匈奴獲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通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術。無必勝之民。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且又州兵臨戰。合月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大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荻葦竹簫。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或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為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挾亂也。勁弩長戟。射獵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爲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戰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條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繫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竊恐陛下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諸將策疏謀。畧漢。對向。上宜封陳湯。馮遂。食所獲財物。八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文士按驗之。湯。馮。與文士共誅。非文。事于。萬里。振旅。宜有仗者。迎。道。路。今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

民有勇怯。通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術。無必勝之民。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且又州兵臨戰。合月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大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荻葦竹簫。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或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為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挾亂也。勁弩長戟。射獵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爲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戰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條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繫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竊恐陛下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諸將策疏謀。畧漢。對向。上宜封陳湯。馮遂。食所獲財物。八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文士按驗之。湯。馮。與文士共誅。非文。事于。萬里。振旅。宜有仗者。迎。道。路。今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司錄此繁案驗。是為野人報讎也。上止出大士既至論功。右順以為延壽
湯擅典編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使來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
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
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捧谷吉之趾。萬夷懼伏
莫不懷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
荆未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未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
報。反屈指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
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苞茅。後有滅項之罪。傳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成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散也。音原。而屢獲駿馬
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鉞之首。西域傳作王母。案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威
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繫之為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成師。而大功未
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大中大夫
谷永。上宜赦陳湯罪。疏。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延壽王子也。湯
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反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
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
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
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也。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首。
報十年之遺誅。雪邊吏之宿憾。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
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漢皇甫規上求乞自劾。疏
永和中西。是東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劾。臣比年以
來。數陳便宜。老我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致
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又師之費。且百億計。夫是戎潰叛。不
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
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誠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持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也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尺帛之賜焉可以淋惠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章忠
 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說 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
 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且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
 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
 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
 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
 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
 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既不同並無成卒若分就
 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
 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
 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地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
 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四

使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
 敢望其征役之用哉縉紳淵源陳讚回隆興府馬總管啟 英標久聞良
 深仰德之懷戎幕聲聞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撫謙某官沉略濟
 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韜堂上之奇橫策賦詩獨擅胷中之畧顧今副
 帥視昔康輿荆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綏靜之
 功拱扈殿嚴佇奉還歸之詔某濫將隆指方愧因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
 之便尺書走介第深感載之私 又回陳正將啟 講間惟奮莫瞻庭角
 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簡憑之末未皇脩敬遽辱撫謙某官天賦材猷家傳
 忠孝功名自許突安事於毛錐氣槩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項常游刃曾不
 挂共諸公交薦薦之章九重思鷹揚之勇合留侍於環珮尚借重於南宮
 弓矢橐鞬小展總戎之畧詩書禮樂佇膺謀帥之求某才無蔚人老而漫
 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愜平生之願他人不
 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 又許異回趙路分啟 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
 旌旄而載路惠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善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懼交并某
 官派別天潢芳流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投
 棄班超之筆過人謀畧雅尊卻毅之書至蒙剴憤之薦檢荐被冕旒之賞

鬻榮參幕府旋董戎昭第惟盤石之宿當厚本根之蔭不容席煖佇奉詔
溫某深愧樛材溢吹鍾暮財貨源流之末遠簿書期會之何堪逃虛而聞
足音某嘗茫然之喜握手而論心曲願親益矣之規又徐湘賀熊總管
啓嶺之南去朝廷遠甚深切顧憂聞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旗
日曠草木春回某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翹關負重履傳卓冠於倫魁攬
轡澄清威望雅誇於淮海俄急流而勇退從辭尉以誰何將解興嘆方漢
文恨不得頗牧用兵為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爰起整龍之卧於南陽俾
總如虎之叱於廣管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
其辱知有素聞命允欣瞻厦屋之連雲久懷阻關企麾幢之歷境庶托耕
稼又通趙都監啓仰公侯之干城籍甚維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缺
然佐幕之能茲幸及瓜遂將施相某官麟之角振振公族益斯羽藝整于
孫漢東平之喜朱虛之忠唐阿閭之功江夏之畧屬兩階之舜羽屈千里
以臨戎分寶王以展周親正賴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佇膺河
山帶礪之封某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鳥繞樹既有可依之枝
美玉在山時非不潤之木又與李都監啓干城南國微而草木以皆
知況水儉池久矣匏瓜之不食及茲副掌得所託依某官材氣天下無雙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戰功中興第一鳴劍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光屬舞羽於兩階暫總
戎於千里上方捐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亞拜淮陰之大將某居
前居後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伴同君子之僚復從大夫之後開
大尉羔兒之酒僕容著綠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
又代回趙監押啓門津鐸浦昔諧親而之矜領郡近江今有親人之便
是唯幸會深切惟懷某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擢僊籍鬱然之秀望仕途
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懿親漢非劉氏不王
軍容外服某久茲聞閣行矣瞻承未遑練素之馳首辱篤緘之既感銘交
集數述莫殫又通吳巡檢啓細柳屯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
醜然老賓客之慙行將直簪敬用削牘某官龍虎熟於韜略草木知其威
名精神足以折遐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維時戢案小
屈俱遜上方拊解遠思李牧之為人日好登壇亞拜淮陰之大將某後前
不能軒輊飛集何計少多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興其進也僕生
聞不厭於綠衣俯而就之庶屋上竊窺於解瓦又余日華代回曹統領
啓隨牒官途夙仰七十餘創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
此心曷勝其喜某官且其思敏競病才高或傳黃石之書妙得白猿之術

永樂大典

謂刀劍安用毛錐子。欲貂蟬生從兜鍪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
斑超之志。致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得屬囊韃。真膾等爲伍。暫屈
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橫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
一行。願趣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繫鼓。某載驅風駕已及近疆。逆旅崎
嶇。行李未遑於一介。搗謀縫繆。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鉅心。言輝佔畢。
又與麻沙魏巡檢啓。聞英譽於諸公。期於識面。接臣遊於百里。實以尉
心。敢列寸忱。敬寓尺削。某官材猷闡敏。智畧縱橫。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
專於紙上。折遐謀千萬里。機籌將滿於胷中。少損功名。下親巡警。暫未山
水之邑。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逸駕。廟堂之舉。不次
用。即入侍於周廡。某學昧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落魄。數莖白髮之
蕭條。誰謂環堵之書生。迺堪冥身於委吏。萬幸契之云始。喜有鄰而不狃。
雖異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藥石之垂規。喜動
于中。言莫能控。晉陸雲集國人兵多不法劄子。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
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驚
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與駕當
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舉宣。而親信卒秦驤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六

稱突闖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命
以秦。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
法。猶加捶楚。主者秦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秦泰之出。狡罰至
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
則下陵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
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
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
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
鋒。矩靡加。而準繩替矣。且秦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
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
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過。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
哀明。愚臣縉縉。愚忠不以前後迂迂。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宋楊
冠卿客亭類藁與兵官啓。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敢
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華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
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彈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
壇之拜。某浮家若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而因市利姑為平粟之圖所期秋奉於譚言或可少選於罪戾家歐陽公
集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
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陣次第精與未精
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
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遠
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觀最
高實藝見令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
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
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
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
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
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
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觀
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耐辛苦其事藝勉
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
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續息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七

常憂敗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
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
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
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
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
喚且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咸勝軍兩指揮
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
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
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
防河寨棚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又論永寧軍捉
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間養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
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
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况自有部看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

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且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况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通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聞其端奏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逾時。亦未為晚。又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劄子。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備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學團併人數。聞奏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關材木。未嘗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辦一已新好材木。脩蓋到營一座。即今將斫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為見官中脩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脩蓋。全不曾催。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未曉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頃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宋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劄子。伏觀唐制。凡在京文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閑度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若古道。

備衆官。惟在京臣僚。僕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待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待制以上兩人。別差諸軍制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制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迂遠。每日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駭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冗兵至衆。乞除元差散從官外。只於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制員却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羣牧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管勾。三宮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祇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爲新制。庶協舊章。宋洪造盤洲文集論招軍之弊。劄子。隆興二年。自淮東赴行在。供職上殿。臣竊謂自古大有爲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責乎成。不責乎速。高宗伐虜。方三年而克之。越王至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耻。方策所書。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強而財不豐耶。且世受國恩。素無補報。幸伏進望清光。不識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替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幾半。今之錢穀。枵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且愚欲乞選從臣御威命。徧至諸軍。汰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均百金之人。庶其驩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偽相仍。今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效湮刺。其來已久。掌兵者尚猶盜贏餘以爲田宅之資。苞苴之奉。况蕩然不加繩察乎。效用日得之難。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爲兵者甚少。而其效用又不刺手。雖有臣僚申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姑以揚州帥司言之。所謂效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挾弓負劍。助帥臣驅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發營中子弟數百輩。喝名于總領所。使人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詔旨。赦其虛冒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淮郡所招。今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掛鍊。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旨。擇必對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偽。國費益屈。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革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冒宸嚴。臣不勝萬死。取進止。恭端明集。乞不

與招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功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材細問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况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還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李忠定公集乞募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靖康元年八月未便旨赴闕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司見管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差官前去覈實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

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人臨起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幹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遂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防守范世輝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錢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一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積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人數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夫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又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劄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為全人衝潰今折彄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質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御軍納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營。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屢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墜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至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又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御軍已差韓世忠、魏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又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邳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河至邳州千有餘里，與偽境相隣，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無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又論江西兵軍馬劄子。臣契勘朝廷昨降江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一

年二月內指揮存留兵資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兵資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匹，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理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益、緣、兵、刀、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遣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腹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兵資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又再陳已見論兵劄子。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深深感懼。伏念臣竅啟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替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

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僕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泚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後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點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瀘洲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未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非賞習以成例節藏為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惟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惟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胡文定公武夷集紹興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成王欲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二

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熟德世且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並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休以恩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以脩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取進止王與鈞藍樓集兵上房已見白劄 竊見楚自克虜申討軍實吉方相漢科瑣邊條今大丞相虛心以攬群策俾英衛善兵者得以盡行其志非容卿輩數百吞雲夢八九者而能之于仰視襟虛輒有管見佐天子者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猶之梓人畫宮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毫釐莫進退焉馬援聚米為山指畫曲折帝曰虜在吾目中矣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吏置局府前畫揭貼圖編夫細罔凡三邊險阨之血脉道理之遠近屯戍之多寡某為喉衿某為衝要某處糧草見管若干某也制領見差何人某可嬰城自守某可一面拒敵某可聲援策應某處有急調某人兵為便移某司財為速某為南人某為北人某為山寨某為水寨指掌可辨按圖可知其在當時酬應違某

罕聞疎脫。猶有規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見謂有用之學。所編元和郡國圖制。列天下征鎮形勢。毛成地理人物衣糧之數。如畫蒸而布算。又編元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半以二戶資一兵。以三農養七游手。其言確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場之事。謂宜委官。將准刑襄。見管界分簡。徑據具編。撰圖冊。揭貼有要。綱目無遺。一覽瞭然。不費搜索。編刷既定。他可類推。初無元和圖志之繁。本非其高難行之論。任之以檢閱。董之以都公。可咄嗟而辦也。伏乞鈞照。趙元鎮文集乞降。履首訓。飭岳飛劄。臣被命西行。雖總數路。而隨行兵馬。僅能防護行李。或有警報。實無以應。援竊見岳飛屯軍岳鄂。制置襄漢。而襄鄧等處所留兵將。又皆飛之部曲。勢足以相及。力足以相濟。今雖專命捕討湖寇。而襄漢衝要之地。尤不可忽。臣願陛下速降履旨。訓飭岳飛。明遠斥候。常如寇至。斟量事勢。資助兵威。庶幾不廢前功。以圖善後。唯襄漢既能堅守。則公寇不日自平。然後移湖南兵食。益壯上流之勢。俾川陝增重。吳越鎮安。達通無礙。阻之虞。緩急有首尾之應。經營之漸。當始於此。仰幸聖明。俯垂財察。又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岳飛劄。臣昨日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

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死偽境。益有輕慢朝廷之意。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督責有司。速為應副。以親筆敕。獎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鄭瓊。共以萬人。屯舒蘄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飛照會。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荆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得輒分彼此。致失機會。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使諭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以請宮祠。既聞聖訓。不敢不盡愚見。貼黃。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乞留所起人。兵劄。始興七年四月三日。臣。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將本路已揀中弩手內。十分為率。就如揀五分。武藝高強之人。限半月。團結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車駕。進臨大江。本路相去遠速。聲勢不能相及。乞朝廷差發兵馬數千。於明州駐劄。緩急可以揮壓。今準前項指揮。將本路見管練將。共六千八百人。除將投外。約計六千五百四十人。內

一半習弓弩計三千二百七十人於內摘起一半計一千六百三十五人其間又有新招刺未合入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朝廷得此一千餘人怯懦南兵不足為用而一州之閒千百人之內摘去強壯百數則餘益不堪矣謂之無兵可也况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分兵數千前來明州駐劄所有今來所起本路人兵伏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實一路之幸臣以衰疾浸加已乞宮觀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間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伏幸睿慈曲賜矜察臣無任俯伏恐悚之至。貼黃 臣竊惟朝廷措畫雖非遠外所可臆度然陛下既登戎路則中外臣民孰不願輸寸効况如臣愚嘗待罪宰輔而出當一面之寄如朝廷決欲起發本路人兵臣亦豈敢堅執唯是紹興府係帥司置司去處不可太令削弱今照對本府先準朝廷條式取會堪出戰軍兵人數內七百六人係揀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於紹興六年十月內開具軍名帳狀申行在樞密院去訖續緣差出事故目今見管六百三十五人合發五分計三百一十八人本府見準朝廷指揮於揀中弓弩手內起發二百人赴留守司彈壓除發回外有一百七十人止合貼數起發一百四十八人委是數目不多欲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四

既乞宮觀則兵馬有無非臣之責然臣在任之日不為一言則後來帥臣必將罪臣矣併望聖慈憐察范石湖大全集惟西兵營寨劄子 臣契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為良策蓋徽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為重謂之契人肉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才既斬首訖其見屯西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面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蕃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熟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東之令於城外別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東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闊寨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臣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東之未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今日下了畢取進止 又辟兵官劄子 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絕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關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弟所在僑寓外銓闕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履之狼狽無歸其間却有材武卓然堪備任使之入失職久闕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專命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坐據吏部申請稱上件寨闕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合專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依已降指揮。且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用盡。不然。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生困。且照得上件案關。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差辟。未嘗闕員。止是右選小官。遞在萬里。類皆貧窶。無力赴部計會。付身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間。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會。往還動是經歲。更一往復。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歲。邀取厚利。或將質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書。實是艱於上達。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試。自且到任。盡革弊倖。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場。按閱事藝。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歸部。參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癯老疾病。選懦無技者。皆不得以濫吹。且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廢。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奉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番保明。自用遞筒申發。欲望聖慈。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事人等。並從吏部。復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遠。孤進行。五箇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効職。為惠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貼黃。臣又與勘四川大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五

小臣。止緣不即起辟。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似權局。不為固志。又緣舉辟官。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年。宣撫司所差。先經鄭聞選差一次。鄭聞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復差代一次。沈復罷。則又亦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又論民兵義士。劄于。臣聞天下之議論。常患於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也。以為可用者。則謂便成一軍。以為無用者。則謂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聞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民兵者。直保伍役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荆襄之義勇。皆從武。人材絕異。投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慮兵之貴。有勝兵之實。養成歲用。最為上策。朝廷要當愛護。拊循。特加之意。申嚴其法。而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中嚴其法者。謂如近年關外。諸色守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差義士。拘係于官。輕變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帥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因調發。永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嘗寇。鉅敵。弄如草菅。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嘗以為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別分頭項。

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請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謂如關外忠勇一軍。皆有編免科糧則例。近聞天恩曠蕩。已與權先釋一年。若自此以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薄其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籍。又如荆襄義勇。臣過而見之。荆南一處。已踰萬人。閉止是團結主戶。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誠者亦謂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達路帥臣。密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且載惟梁荆之民。健武根帶。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便如此加意。可以特將成軍。所有教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汎然招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參。伏乞聖慈。次第施行。取進止。又論蜀兵貧乏。劄子。臣契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衆。甚於顧憂原其致貧之由。皆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糶米。緣本錢不充。軍中營運不行。邇來多是以錢放債。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千。即令出息一千。使將息錢。准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關之須。而實無增添之實。且嘗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借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六

可以見芻粟當為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其實惠之多少。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嘗試拖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俸給優厚外。又除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人。舊宣司劄用義兵強兵等人。月根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根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八道上下者。最強弓手月根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收。放請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五斗折估錢引。两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家。則無折估。當時計口折估。止為報責折估賤。故口衆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糧米價賤。折估價貴。口衆之人。全得正色破賣。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金。請正色人。尤難支。稽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三斗之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銀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糧手等第。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銀分數。謂如錢引如七分五釐者。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八隊人為率。其使臣及其職。

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願問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今不下
司密切算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
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
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效兼軍中
質邊不無擾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
臣故為回易之說切有疑慮今乞併下總領官今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
可以貼濟奉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 臣劄子
中所謂欲問總領所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比宣撫使
虞允文打算之時使臣離軍大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
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今數目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
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併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
度張守訛陵集論軍兵老小劄子 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
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
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少其
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
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寇盜責其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七

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為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
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為一。下為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
陛下屏遠嬖御以馬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履之車一新舊深之俗
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
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
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夫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
身自違犯今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
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 論軍臣不當親自揀兵劄子 臣聞軍
相呂順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臣以謂艱難之日大臣固當不
擇劇易但軍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廢欲
望睿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合御營副使并叅贊官同去
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為得取進止 周益公大全
集諸軍衙兵衙卒諸軍衙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主
帥其間至於着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
凡所及臣愚本謂着馬荷轎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

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在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却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掎捨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臣惟知歎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裁又繳招兵指揮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聖駕欲與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所有初六日福前納下吳挺彭果文字姑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 三衛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關效用頗雄威請給其糧其四川自朱尺招刺來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聞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行下却恐互有攀援請宜且從舊例併取聖裁辛稼軒奏議紹熙癸丑登對劄子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之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相交壤

地千里屬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且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八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荆南守臣則曰荆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為虜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荆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則前可以專任鄂渚之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知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憂兩路之害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天下之勢有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離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合秦為驅陰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驅陰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為驅陰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陰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影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夫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保懷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且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秦源齋集已見劉子 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為難而未求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邊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為易而為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易也故為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為易也真宗咸平中周嘗專用此策矣申初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為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

之下通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為戒然則堅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兔假息棄信背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翕然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單力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賺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為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為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廬以敵楚之策請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重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於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稱兵犯關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困賊之謀亦欲互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開擊。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員李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用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迺所以為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間有稍知兵者。則欲仗土豪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為吾役。結以恩信。厲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僥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之說也。惟陛下垂圖之。取進止。又輪對劄子。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競。而臣以為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耻莫大焉。復讐雪耻。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愕然。遂也。退縮得無為奸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為備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為宜於今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為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死而後追之。揚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為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為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且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十萬斛。為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足。其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為精卒乎。凡此六條。槩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宜留以為防。味已定。無關之語。則知謀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未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

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強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強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又省兵劄子。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國威。莫如彊兵。而所謂彊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雖彊。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而直徒責夫多哉。臣不暇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然天下之兵。僅三十萬。夫以祖宗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其兵至彊也。而兵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擾邊之後。兵額益多。至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觀之。夫兵豈貴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揀刺。以爲務。蜂屯蟻聚。坐耗衣廩。使皆勇且壯。可也。癯老者。懦弱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竄。而占虛額者。私爲役使。而食公廩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名。而無衆之實。有彊之形。而無彊之效。不知竭民膏血。養養此費。將安用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給。驕冗之卒。容而養之。似未害也。而文彥博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一

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蠹民耗國。其爲揀汰之說。如出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奉驕子。若注漏卮。其不可虛徐而生。視其弊亦明矣。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爲。商居不能爲。農必聚而爲盜。與其去之以激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之爲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爲兵也。將以爲患。而臣以爲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無其術。爾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將帥所當爲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彊。凡前日之弊。將湯剝而無餘矣。自昔舉事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悅。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未嘗揆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劄南。擇州兵之不任戰者。廢遣。俾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爲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關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者。爾有且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責。而猶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爲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剝掠公行。有如強盜。慮其生變。莫敢誰何。騷擾如此。猝有緩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

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又議輪對劄子。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况國威未振。國勢未強之時乎。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為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開邊隙。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虜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遷延日久。必將自斃。蓋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乏。一聞斯言。理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為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搗彼虛。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蹶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人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虜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賊有董憲者。自郟以兵圍蘭陵。蓋延。龐參。請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搗郟。則蘭陵自解。蓋郟者。憲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圍王世充於鄭。實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說建德。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固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地所以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魏魏中國。而殘虜之不若。臣竊為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為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亳。已伐其謀。且復多方傳檄。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為汝累。爾宜意。殘虜輒收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大信。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家之威。聲獨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宋王師愈文集論不可輕開兵端劄子。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馬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優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搏。進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觀一旦功業成就。負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選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金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強。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橫挑強魏。當時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敦言。惟沈慶之言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謾欺罔。至有聞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彥之。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鑒也。夫妄自菲薄。非論失義。諸葛亮固深言於蜀。橫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為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臣獻計有誤。陛下為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經理封疆。淪入於蠻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願比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總生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囊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內。民不聊生。其變固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制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遽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故內當時英賢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狄雖大。豈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大豈肯棄信義。猶有天殃。况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義。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為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二十三

重。况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所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幸甚。張方平樂全集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劄子。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兩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戍尚衆。固之飢饉。事實可愛。易糧委輸。最為切務。朝廷綏懷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絕。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史證。由陰有餘。或陰者妻道也。且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操。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墜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况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遣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贏餘。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地過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畧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簡省邊計。且兩見穎叔據其說。畫亦恐虛行。今遣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租。聞極風夜。以疚懷儻。詳利害。

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禁聖裁。顏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干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事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顏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目前言早賜別行擇任。范蜀公奏議論東兵劄子。竊見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每年東兵只委逐處兵官。甚有不堪。拔帶之人並不依準詔條。東下惟務姑息。伏乞今後委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臣察分首同共東關。免致緩急誤事。及虛費糧廩。李彌遜竹谿集。乞治東南兵盡一劄子。漢高祖嘗用閩粵兵。漢擊項籍。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孝景嘗用東甌兵。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討殺。吳王丹徒。馬援嘗用湖北兵。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土兵。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之。蓋武陵十二郡兵也。呂布嘗用川蜀兵。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長安城。呂布以東兵守長安。東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為東兵。劉表嘗用荊州兵。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劉備時在荊州。東力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可語荊州令。凡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寇備從其言。故表兵遂強。唐嘗用南蠻兵。安祿山反。廣平王為元帥。僕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四

固懷恩。統南蠻大食等兵。以討賊平之。臣謹按自古有國皆隱兵於農。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勝。國家用兵以來。專尚西北。而指東南為不足用。今西北之兵日益少。而東南無一人一騎。可以為緩急。應援者。王綱不立。國威不振。首尾輕重之勢不均。今日之大可慮者。伏望陛下深思獨斷。而早圖之。天下幸甚。王漢濱先生集。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使喚。不逞之徒。苦於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驅。不敢為惡。今大軍盡已調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令統制官任靖入監。揀選強壯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衣同發。赴軍前。又揀選次強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等處。採打鐵炭兵士二百餘人。以充往來般運錢帛。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據令鼓鑄。人情始安。發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為諸軍老小在彼。瘳不敢放心。乞權發來軍前。不知可否。幸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募敢死者。聞入賊境。招納歸附餘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王之道相山集。王師所至。秋毫不犯。劄子。契勘合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

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過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草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樂於戰伐哉為其有以附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謝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屨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專為李晟美實中外幸甚又與汪中丞畫一利害劄子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則今日膺闕外之寄運堂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竄自古用兵初不以衆寡為勝負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先武以三千敗之符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

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為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黃金白壁歌童舞女尤切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操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逆亮之死止得人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拔卒為將為今日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為衆所稱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於朝然後詰之以詭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用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後用之俟其立到功效次第加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時各亦遂其志矣昔蕭何韓信於高帝餘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諸將皆喜人自以為得大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為多由是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一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

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石城戍，運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効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為振武水陸轉運使，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種糧當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限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更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飢。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選制，有當進而無進者，有當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荆襄制置，兼招討，方自鄂清移屯德安，而召糧米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却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况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信之過也。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為誕說，謂如偶

獲一人，則圖其戰鬪之狀，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為大獲勝捷，而其賞有至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過敵不戰而走，非獨大喪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為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產，殆致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孰明為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俟哉？一自虜人入寇，我師連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奔潰，初未嘗交鋒，而自蹂踐死亡，銷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中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元八千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為僕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為己有，則其為公私之盡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且申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盛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為高慮也。一晉武帝時，鮮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三

平木機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為我討此虜者為陸進曰陛下能任臣且解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陸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碩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陸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仗帝命陸所取仍給三年軍費而遣之陸西渡溫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陸以山路陝隘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十餘里殺傷甚衆陸至武威解甲大人奔散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陸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刺而不涅手夫人得而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為將帥者誠能體國一一如馬陸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陸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當一夫是徒為虛名以盡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廢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為無術但當行其華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婚嫁未畢為言陳乞官觀勳至三五任坐糜帑廩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吏責請官俸往往乞監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七

廟十之七八其饒幸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為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為溫飽之計哉今欲將官祠數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巧闕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候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彼有此無甲厚而乙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例取職租之人以濟軍需候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官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祇應以上閑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章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贄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閑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候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閑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是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致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且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槩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盡財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

欲將拔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住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條管。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餽餉。以佐軍須。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慮其不能斷以行之耳。章忠恪公集。久安之兵不可恃。劄子。某伏見京師。見在兵馬。隸屬使司。以攻以守。勢必萬全。尚書右丞。文事武備。猛志英才。冠於當世。號令方施。而氣色精采。忠義所激。而士氣奮發。國家安危。公實任之。不勝大幸。某誠不佞。竊謂以今日久安之士。待今日講和之虞。兵不血刃。馬不汗膚。固無可言者。萬一虜不可信。盟或可渝。倉卒之變。恃兵以安。驛驢之亂。恃兵以除。犬牙錯雜之邊。恃兵以守。則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將帥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練習。論之軍律。則未明。觀之行陣。則未肅。若欲驅之犯水。大冒矢石。有進而無退。誠恐或違約束之嚴。上悞算略之妙。欲望機務無闕。持賜呼召。得以口陳利害。庶幾仰禪行營之萬一。王堯臣文集。上仁宗。乞用涇原路熟戶劄子。臣伏見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偉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乎。西羌。其後遣備稍懈。守將唯務姑息。寢成驕。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蓄。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遣。及增俸錢。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三

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